文編卷之四目録

論疏

○○管仲論受鄭子華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季文子論出莒僕

○晉伯宗論伐狄

師曠論衛人出君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遠啓疆論辱晉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伍舉論章華之臺
晏子論梁丘據
晏子論穰苴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莊辛論幸臣亡國
賈山至言
鼂錯論貴粟
馮唐論魏尚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張敞論霍氏

貢禹論節儉
貢禹論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
王嘉論應天之道
谷永論微行宴飲
郭舜論通康居
○谷永論神怪
○○蘇軾代滕甫論西夏

文編卷之四　論疏

荊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　人　丹陽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楚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七年　左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

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

字不盡而有如許委曲

轉 轉 轉

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此文兩段 ○季文子論出莒僕 文十八年 左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

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

惡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
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
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
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
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
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
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
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敎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
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
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僖十九年 左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晋伯宗論伐狄 宣十五年 左

潞子嬰兒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晋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

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
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
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
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
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
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
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
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
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十四年 左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結)而棄天地之性(應)必不然矣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四年 左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

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

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

歸結

聘見諸侯君實有之門啓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遠啓疆論昏 昭五年 左 此文甚活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

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
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疆曰
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
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
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
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
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
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　報而求親焉
旣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　何誰其重此

君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

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敎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羮 昭十一年 左

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

戒主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文有 文優

伍舉論章華之臺　國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

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
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
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
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
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
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
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
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

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

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晏子論梁丘據　左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
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
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
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
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禳彗 昭二十六年 左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

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文亦奇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

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皷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弾右攝丸

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黄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

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禄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内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

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皷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
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

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者無所告

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
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
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
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
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
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
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
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
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

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者

於其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顔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遹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

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

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

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與梅福上書意格頗同

妙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

妙

較珠玉五穀

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較農）者半賈而賣（人商賈）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

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

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
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
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
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
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
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
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
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
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馮唐論魏尚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闑以内寡人制之闑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决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决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

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

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因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張敞論霍氏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
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
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
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
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
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

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知大體之議）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者非完計也臣竊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質而不俚

貢禹論節儉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

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下之奢侈如此

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

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

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

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

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

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

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差叙

參碎事

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

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

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
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
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
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
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
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
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
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貢禹論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

禹以爲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

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此亦後世分數體格史家爲纂集之若此

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此晁錯之遺說

爬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共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

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

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切中今時風俗之惡）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上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

贓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功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

女寵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王嘉論應天之道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辜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

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惑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谷永論徹行宴飲　直指革弊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

頓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

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税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

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

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亂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

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

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

弭外亂

加賦之奏蓋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
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
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
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
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
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
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
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
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
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

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
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郭舜論通康居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
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
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
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
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
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
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

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帝爲姦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絶遠之國非至計已

谷永論神怪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

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

一喩

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蘇軾代滕甫論西夏　大蘇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　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　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illegible]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illegible]下一日而愈者也甚[illegible]

再喻

証

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　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　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　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

詭中有冷

虜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　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

說出正意

敢近今者主弱臣彊其國内亂　陛下使偏師一出
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眞千載一時天以
賊授　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
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
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
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　陛下選用大臣
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
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
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

土雖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
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對之有敢攘其地掠
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
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
重賞 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綦
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討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
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
數百年而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
哉臣願 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
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

頌

又引洎以致忠愛之意

爲 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 陛下神聖冠古
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
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
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
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
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
大辨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
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
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
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

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　陛
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文編卷之四終

文編卷之五目録

疏

賈誼陳政事疏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論積貯疏

王吉諫昌邑王疏

王吉言得失疏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谷永上救陳湯疏

杜欽訟馮奉世疏

翼奉上徙都成周疏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劉向論起昌陵疏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谷永舉薛宣疏

○谷永論梁王滛亂疏

谷永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歐陽脩論選皇子疏

○歐陽脩論水災疏

○曾鞏熙寧轉對疏

荊川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丹陽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楚江胡帛子行　校刊

賈誼陳政事疏

覩漢此文則洞出左傳國語不類矣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擧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孰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綱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善誘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合後面事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
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
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
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
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
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
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

（文字妙處全在此半冷語）

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悳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

（頓挫）

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

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

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

入粟一節

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

後及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

千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太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只舉兩極小事而風俗之極奢極靡盡見之矣〕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

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折轉

又折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

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数句說盡薄俗）
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
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
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
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
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
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
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
上亡制度棄禮義損廉耻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

矣遂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
剟寢户之簾搴两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
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
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
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
俗使天下四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
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
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

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莞子曰禮義廉耻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莞子愚人也則可莞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冷語有味]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大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

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
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
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
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
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
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

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

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鑾和步中釆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

此節以三代對秦言

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知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此文以禮法對說整齊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

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
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之欲民之善同而所
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
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
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
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
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
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
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

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
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
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
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
之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
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
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兩紐）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說豫遠不敬

說轉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智知尊貴者之一旦吾
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又博說
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
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
說厲大臣之節
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
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
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

集 挻

耻集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

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置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結

此篇文凡七節而起結變化節節不同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先後叙弊

起奇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古來必有此識見就有此識未必能寫之筆下明白痛快如此

邊匈奴與强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矣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

冷而緊

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

超卓

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

此一段論淮南

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
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
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
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
十、答其四
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亂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昔訖語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擬者並舉

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
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
積貯之利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
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緞
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
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此與鼂錯論貴粟二篇蘇家諸制策之宗祖也

王吉諫昌邑王疏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與（地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
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
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
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提）之所匽薄數以耎脆
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
所以進仁義（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

前勸誡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
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詩命）發憤忘食日（分惠）新厥德其樂
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
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
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矣聲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
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
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
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

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頑大王察之

碎

王吉言得失疏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
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此膠西相之遺言）
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
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
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
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
者未制禮之時因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吾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

此後世奏疏

列教之所由起

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儈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

文醇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郅支罪案

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發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先叙延壽湯之功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谷永上救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横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决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蹀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臣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其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

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褒宛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翼奉上徙都成周疏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

起山墳故此時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久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

此節說遷都延之祚

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絶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

西漢之失國光武之都洛陽若秦能預知而預言之者豈讖緯術數之學固亦能奇中也歟

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反覆時弊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

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敬景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
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
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
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選俊
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
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
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
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文温雅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說數事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法祖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盖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治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正家）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

親不兄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臣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覩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

尊而爲宗廟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
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
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
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
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
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下之理可得而和
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
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
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正容)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劉向論起昌陵疏　叙事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覩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

論山陵乃以此起議論自是奇偏

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

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固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

陵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

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黄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結）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

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
興更爲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
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
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
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絶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
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
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
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
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

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
苦之若苛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
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
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
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
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
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
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
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步步有關鎻文字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

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苛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谷永舉薛宣疏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

玆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絶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

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谷永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臣聞聖王尊師傅襃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内侯鄭寬中有顔子之美質抱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

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質直之文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繼體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若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

徑尚部收殺之其家自竟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辜言於

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
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以守宿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
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
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
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剖刺史三輔縣令
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歐陽脩論選皇子疏　牽連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也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

從容委曲愈於執禮廷爭多矣

歲以来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
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
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
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
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
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
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
聖顔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
之中誰可與語談誰可承顔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
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爲皇子

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顔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

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欲言也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先說處置後論事情

只以人情真切處感動人主曉人不當如是耶

○歐陽脩論水災疏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

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聞閉
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
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
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
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
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
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
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
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儆副所以承

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固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惟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

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旣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

若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
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耶是
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
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
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
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
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
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
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
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内大臣早

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

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
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
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
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
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
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
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
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
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
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

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恭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所知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曾鞏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朔辭月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群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効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

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慼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能廣

聞無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爲憂海内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

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
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
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
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
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
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
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
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
爲則湯以王齊桓 公以伯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
成人主之功德如 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

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耶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耶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之又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

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茍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

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
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
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効其弊則
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
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
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
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
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
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
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

陋以趍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

蕭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　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内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説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克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

之曆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
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
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
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勵天下之士使稱
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
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
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
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
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
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

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
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
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
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輙不自知
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
天下幸甚

文編卷之五終